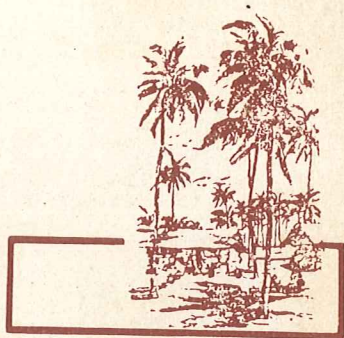




椰林叢刊



第一閃星光



小學生的早課 賀民

洪天賜教授捐贈

第一閃星光

朱明等著



Angie Chan

新知文化企業出版

1975 • 星洲

目 錄

平凡与伟大.....	1
加薪.....	3
分化.....	5
亚末的死.....	7
工场日记.....	10
心事重重(摄影).....	13
新古怪歌.....	14
从“春常在”谈到儿童剧社历来的演出.....	15
被遗忘的人(摄影).....	19
这张脸谱.....	20
第一闪星光.....	22
一个制衣女工的故事.....	42
本地文艺书讯.....	49
封底内页：小学生的「早课」(摄影)	

平凡與偉大

——寸敏——

一个有志向上向善的人，又能够牢记着不空度这有限的生命，想充分利用这短促的一生，为人类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的确是一件可歌可贺的事。但是，伴随着这理想而生的，就是怎样去认识平凡与伟大的意义。

不少的人，当他开始把生命献与人类事业的时候，常怀着能出人头地的种种念头，从中显出自己的伟大。其实，这是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作祟，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我们的时代，已不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时代，而是极力要求涌现越多越好的忘我无私的平凡人物的英雄时代，他们是从平凡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显露出伟大的意义来。因此，「人定胜天」，这几乎近于神话的奇迹，不断地在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丰富、充实了值得传颂的诗篇。从而使我们无可辩驳地深深体会到他的伟大的深度。只想在轰烈中一举成名、显出自己的伟大，那是非常愚妄的。

那么，可有在平凡生活中就能显出伟大的例子吗？我想，最好说明这事的例子，便是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逝世迄今，已是三十八个年头了。三十八年前，他的光辉，已不仅是属于中国，而已是属于全世界的。直到今天，鲁迅的名字，依然成为时代的号角，晨昏的警钟，真理的化身，就像北斗星，永不磨灭。他的名字和作品，更是随着岁月的转移而越发使人认识他的伟大。鲁迅在生时，从不制造或利用轰烈的事件，来显露自己的伟大，而是在曲折的道路上

摸索前进。他以真正勇士的气概，面对惨淡的人生，在无数前辈的血泊中认清了方向，在妖雾弥漫的氛围中，突破种种困难，努力学习，充实自己，磨砺自己的匕首和投枪，改造自己，肢解敌人。教仇者颤抖丧胆，给亲者树立榜样，在满途荆棘的险道中跨前自己的脚步，他的顶天立地的气魄，完全是从平凡的生活实践中显露出来的。正因为这样，唯恐不及地攻讦他的人，就愈加感到他的威力的无所不在。

今天，只要我们细心地阅读他的作品，不难体会到他的作品除了深厚的思想性之外，还富有历史意义的哲理，这也就使我们明白了他所以成为文化先驱者的缘由，他对孔子的批判，恐怕是现代开其端的第一个人吧！

近日，读了埃德加·斯诺的「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一书，其中第十五章「鲁迅印象记」，有一段他回答斯诺的话：「我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但我读过很多关于革命前俄国情况的东西，它同中国的情况有某些类似之点。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说来，只能够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历史学习。」

这是多平常的一段话，却蕴藏着深刻的思想内容。这显示了鲁迅是多么关注自己国家的前途。他重视宝贵的经验，但不生硬地搬套，也不盲目地排外，而是缜密的观察，清晰地分析，虚怀若谷地汲取其精华，付加实践，又多么重视学习自己国家的历史。这对于献身人类事业者，何尝不是珍贵的遗产？不能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在事业中就免不了要失败。鲁迅的这段「平常」话，是深值得我们细嚼回味的。

显而易见，伟大的一生，是来自无数平凡的生活实践，鲁迅先生的一生事迹，就是最具典型的光辉例子了！

一九七四年十月廿一日

加薪？

——不之——

久旱逢甘露，给涨风吹得晕头脑胀的小市民，对于「工资理事会」的加薪四十元的建议有点快慰，连日来谈个不停。

盼望中，终于有消息了。那天，所有的管工都被叫去开了几个钟头的会，工友们倒也乐得有如此难得机会，就放下工作谈起来了。

「喂，整天开会，就不见什么对我们有好处的。」

「你忘记了？那次开完会后就吧工价压低，连平均数也给废除了，还催命似的加班呢！」

「这样讲，他们每次都在商讨对付工人的手段囉！」

「你想想，他们什么时候发过善心呢？」

果然，不出所料，下午管工便把一张张的通告发给大家，要大家签名。这突如其来的签名行动，工友们事先没商量，都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是在管工的游说威迫下，都纷纷签了名。通告的大意是：「公司体谅工友，特补加『临时』津贴四十元」

有一点令大家奇怪的。为什么先是用铅笔签名，被调去问话时，则重新用原子笔签过。为什么厂方这样重视这个签名呢？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所谓临时津贴，原来是可以随时废除不给的！回到家里表哥即时提醒了我。是啊！我们中了圈套了。老板正利用这个漏洞来剥削我们，其实厂方答应补加津贴，只不是为了缓和不满情绪。还未正式「加薪」之前，物价已经涨得很高了。所谓改善工人的生活，到底「改善」了什么呢？如果硬要说有「改善

」的话，那是老板的收入，因为「工资增加，生产量也要提高」。这是明文规定的，老板给工人加点薪金，却要工人加倍卖命。

现在事实不是摆在眼前吗？昨天「小丑」就向工友宣布：「没有补底薪了！」有的惊奇，有的气愤，质问他。

「那里有理由不补，一天才四块半的底薪也想吃掉，吸血还不够又想吧骨头全吞下去！」

「哼！什么没理由？你们整天讲话，故意拖时间，车这么少衣服也好意思？」

「又不偷又不抢，什么不好意思？难道我们很希望拿底薪？这样低的工价，叫我们怎样车超过啊？」

「这是最合理的工价了，我向厂长提过，还挨他的骂呢！」

「工价合理？不然你自己来车车看有多少？我们一天才车两块多钱，还不是要我们的命吗？」

「为什么阿雯能车超过，而你们却不能？分明是你们偷懒不车，不管怎样，车不过是你们的事！」

什么偷懒啦、讲话啦的罪名全套在我们身上，还要乱造谣言，说那种货有人车超过量。但是铁一般的事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小丑企图瞒骗工友，但还是失败了。

没有补底薪，每位工友实际收入每天只有四块多（有的更少，这数目已经把津贴加入了）。这区区几块，自己生活都难维持，更何况要负担家庭了。

虽然，姐妹们还对老板存有幻想，有的还不相信会实行不补底薪的苛例，以为老板只是利用这样来吓唬我们，要我们拚命赶货。我们相信，事实将会教育工人们，使他们从幻想中觉悟过来。

点点的火苗，会形成烈火，我们的姐妹兄弟们必将会在生活的锻鍊下懂得应该怎样去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

分 化

——群——

近来工厂实行全厂休息星期天，但修布间却例外，于是，修布间的工友在气愤之下，星期天都不来上工，但有少数工友却来上班，破坏了大家一致的决定。

星期一开工时，便发生一些麻烦，主管叫人去问话。工友们由于星期六的决定只是一时的，而不是坚决的决定，于是显得人心惶惶。

凤知道了这件事，便问：「为什么一定要在星期天休息？」

「星期天本来就是我们的休息日，为什么厂方不让我们休息星期天呢？」兰反问。

「啊呀！只要是每星期工作四十四小时就对了，管它休息那一天。」凤答。

「什么管它，你看，几乎所有的厂都是休息星期天，偏偏我们要轮休，你休息星期一，我休息星期二，想找一天一起出门的机会都没有，更何况要和其他厂的姐妹们在一起。」

「对，厂方就是在耍分化手段。你瞧，本来厂一天只能开八小时的机器，现在我们轮班，厂一天能开足二十四小时，现在再加上我们轮休，厂一年能开足三百六十五天而不必另付加班费。同时，大家的轮班轮休，把姐妹的休息时间都分散了，使到大家想聚在一起谈谈或参加一些健康活动的机会也剥夺了，姐妹间的团结工作和提高思想的学习也无法进行了。」

「还有，如果休息不是在星期天，出门找其他的朋友也难找到，于是有班加的话，大家都宁愿加班而不愿孤独留在宿舍里。」

「而且由于休息的不一样，工友间常会因休息日的不同而互相猜忌，造成不和，这不是破坏工友的感情吗？」

「是啊！它的坏处是数不清、说不尽的。但为什么工友们会这样沉默而不起来反对呢？」

「工友们不是不反对，而是被厂方愚弄，一时看不清，当初进厂时，听到轮休，心里是多么惊异和气愤啊！但是为了三餐，为了要活下去，只得忍下这口气啊！明知道厂方在骗人，但是在当今的制度下，当家作主的可不是工人啊！而且大多数工友都还未觉悟这一点，只好接受下来。久而久之，这条苛例成为厂方的厂规。后来进入工厂的工友们更不必说了，被迫承认它了。这也就造成目前对星期天是休息日竟会感到怀疑的奇怪现象出现了。」

「对，星期天是我们的休息日才是正常的，我们一定要支持修布间工友的行动，而更重要的是要让工友们都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亞末的死

——章欽——

细细的雨，微微的寒风，不断落着、吹着；树叶的水点，滴在高脚的亚答屋上，频频发出叫人悲伤的声响。

亚答屋内，挤满了人，每个人的脸，都显露很重的悲伤；而伏在床上，对着儿子的妇人，更是哭得死去活来，这情景，怎不叫人心痛呢？死的又是一个只有二十来岁的人，事情的发生，就在几天前。

(一)

“亚末，快起身了，五点半罗！厨房里还有两块面包，吃了上工吧！”一个妇人，年纪约有四十多岁，穿着破旧的沙笼，躺在床板上。

“啊！”亚末只应了一句，拿了毛巾，冲凉去。（马来人习惯早晨冲凉）

“妈！你的病好些吗？”亚末冲好凉，正在更换衣服。

“唉，还不是一样，自从你爸沉船死后，就没有足够的钱医病了！”亚末的妈悲伤地说道。

“不要紧，等出粮后，你再去看病吧！”

“不用啦！医不好的，你的衣也破了，还是买件衣吧！”

“不，你的病一定要医，我可以少穿几件衣的！”亚末又说道。

“唉！我们穷人真受苦！”

“妈！不要想太多了，我去了！”亚末推出一辆破旧的脚车。

“做工时要小心呵！”亚末妈吩咐道。

“噫！你放心吧！”亚末应道。

亚末迎着浓雾，走往工厂的道路上了。

(三)

“亚成早！”亚末踏入工厂门，遇着同部门的工友亚成。

“早！亚末！”亚成微笑地应道。

“亚成，昨天下了一场大雨，风狂得令人骇怕，许多工厂都给吹掉了屋顶，尤其是制衣厂更厉害！”亚末报告昨天的暴风雨消息。

“是呵！电线柱都倒了许多！这样的暴风雨真是少有呢！”

“噫！对了！听说我们工厂电线有些走电，你工作要小心呵！”亚末关心地对亚成说。

“响钟了！”亚成听见上工铃响了，说道。

两人就各自到自己的岗位去了。

(四)

“哟！亚末掉下去了！亚末掉下去了！”

一阵的叫喊，把许多工友惊动起来，亚成跑来一看，亚末已掉下打碎机底，亚成和几个工友，急忙从楼梯走了下去，把亚末扛起来。这时，亚末已昏迷，鲜红的血，从他的头，他的口，不停涌出。

“是电线走电，亚末被电触了掉下去的！”一个工友不平地道。

“吵什么，抬亚末上车吧！”工头有财把车驾到，大声喊。

这时，机器房的钱工头带着老板来了，老板看了看说：“亚钱，快动手，把打碎机四周围上铁枝，不然有人来调查，麻烦就多了！快点赶好！”

“是！是！”钱工头马上应道。

“亚B仔，财仔！快动手赶工，把铁枝给安置好！”亚钱
声地吩咐两个学徒。

(五)

已是进入第三天了，亚末入院还是昏迷不醒。

今天，官方来到工厂调查，手拿着簿子，这边看看，那边
写，跟在后面的是工厂经理。

“亚钱，等会没有人看见时，你塞几十块给他们，这样就
事了！”经理看看周围没有人，就细语对身边的工头钱说。

“哦，还有，记得要瞒住记者，说这是意外事件，也不许
们到现场看。”经理想了想又对亚钱说。

“会的，会的，你的吩咐，我会照办不误，放心吧！”亚
笑迷迷地应道。

官方人员，就样看看抄抄，走了！

(六)

第四天，报章的一角，刊了一则小新闻，报告某工厂马来
工人亚末不小心失足掉下，送院不治。

亚末便抛下病重的母亲去了！

亚末死了，工厂不用负半点责任，只由保险公司去赔偿。
一个工人就是这样死了！怎不叫人悲愤呢？这是什么世道啊？

工場日記

——章欽——

三月廿日

今天，真是料想不到的事。

工作时，给一条树心，压裂了两只手指尾，工友见了，急忙将我送到中央医院，进了手术房，注射了四支麻痹针，就把我破裂的手指缝线，别一只尾指，指甲和肉已碎烂，他们就将它割掉，这样，手指便失去半英寸，然后缝上三针，叫我去领药，可以回家！

这天晚上，当麻痹药过后，手便疼痛起来，痛得我脸青嘴唇白，久久不能入眠。此时，躺在床上，忍着痛，忽然间，想起朋友讲的一个故事：“一个女战士，她为了大家的安全，当火烧到她身上时，她还是一声不响，咬紧牙根，勇敢地顶住，直到大家获得安全撤退，她已昏迷过去了。”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形象呵！这形象，不断在我脑海浮现，于是，在模模糊糊中，就睡着了。

三月廿二日

一早，手还是痛极，工厂昨晚送来一张工厂纸，有了这张纸，才能给有薪假期，因此，今天也得到医院去。

到了医院，等了许久，才见着医生，这个医生是印籍人，见了真使人会有些心骇，肥胖的脸孔，嵌着两撇胡须，凶势煞人。

“什么事？”硬绷绷一句问道。

“我要拿假期！”我说道。

“工厂纸呢？”声音是鼻子发出。

医生将工厂纸翻来翻去，象很不相信它是一张工厂纸。

“给两天，过了再来。”又是鼻子发出声音。

我拿了病假纸，就立起身，走出去，手受伤，又痛，还受了医生这种气，心里真是不舒服。

三月廿三日

手还是有些痛，一早，又要到医院去，因为假期又完了，又得要医生写张假期纸。

等了一会。见着又是那天那个医生，心里就有些不愉快！

“来，我看看”医生说着。拉过我的手，就用力拆我手上包紧的纱布，拉了一下不脱，又大力地拉，嚯！我的天呵！拉到我痛出眼泪，唉！我才明白，这种为病人服务的真正精神！

当他拉脱纱布，那受伤的手指，已流出许多鲜红的血，医生左看右看，象在欣赏我的手指，然后，才用一块纱布贴上，叫我两天来洗一次手，接着写了两天假期给我说道：“两天后，你可以回去做工了！”

“吓！手还红肿，就可以回去做工，你以为我一只手就可以做工呵！我是做粗工的。”我有些气愤说。

“不要吵，两天后再看！”医生睁大两只凶恶的眼光，厉声说道。

我立起身，大步跨出门，心气着，想着：你这个家伙，从小就读书，读到做医生，懂得什么？那里知道做工人的辛苦？那里配做个工人的医生？

三月廿五日

今天，又得到医院见医生。

当我见着医生时，不是上次那个了，是个华人，样子倒是和气。

“什么事？”医生没有一丝微笑地问道。

“我还不能工作，要拿假期！”我说道。

“你已经休息好几天了，手还有多少痛，可以回厂做轻松工作。”这个样子和气的医生，说话声音也从鼻孔发出，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医生说话声音总是鼻孔发出的，是害怕我们有细菌飞入他们的口里。

“轻松工作，一只手也是不能做的！万一不小心，撞着伤处，又不是流血吗？更何况工作不能慢，一定要快！”我解释道。

“你们工人真是多事！”医生有些气愤说。

“工人当然多事，有工人是做木的，有工人是建屋的，有工人是做马路，还有很多事呢！怎不多事，不象你们医生，随便看病人便算，最不多事！”我气煞地说了这些话。

“不要吵，哪！病假纸！”医生的脸气得紫一阵，青一阵，怪好看呢！样子凶得象只要相打的狗。

我拿了病假纸，昂首走出医院，哈！哈！我又胜利！是的，这些家伙，你不凶，他就欺负你，象这样的人，我们就不能太老实，什么“忍”，什么“德”，要做个孔子的叛徒才行罗！

”

三月廿九日

早晨的风很凉，为了省起车费，手已经可以出一点力，所以，我骑着脚车到医院去洗手！

今天，再拿不到有薪假期了，医生再不肯给了，和他讲，他不听，不睬，象聋了一样！唉！真是穷人吃亏。

洗好手，顺便去打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医院的，要获取一张医生证明，以便呈给保险公司。

“我想写一封信给医院，拿我工伤的证明书。”我对一位打字先生说。

“可以，你知道，写信去后，还要等两星期，医院才回信给你，叫你去医院拿，那时，你还得用十块钱买这张证明书呢

！”这位打字先生颇好！他详细地把手续过程给我解释。

“什么，这张又要十块钱买？”我惊然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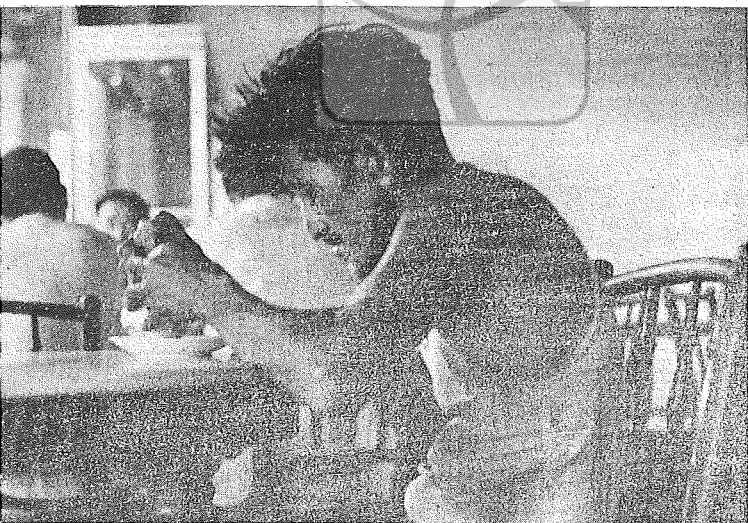
“是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打字先生遗憾地说。

唉！穷人！穷人总是处处受苦，奈何？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

五月四日

今天，接到医院的来信，叫我到医院拿工伤证明书，还得带信和十元去。

当拿到证明书后，就把它交给保险公司。过了几天，保险公司的职员，交了一张支票给我，我一看，呵！我真想把它撕碎，原来工伤的赔偿，只是区区三十多元！流了那么多血，吃了那么多苦，花了那么多钱去奔跑、办手续、交“杂费”，结果不过是如此！



《心事重重》

新 古 怪 歌

——馬 德——

怪事年年有
如今特别多！
苍蝇当了卫生官
蚊子给病人输血
老鹰飞来飞去
说是保护小鸡
猎人被野兽关在笼里
老虎说它是吃斋的呀
狮子竟是大慈大悲的菩萨
豺狼要为兔子主持公道
鳄鱼给被她咬死的人送花圈
怪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從“春常在”談到兒童劇社歷來的演出

——老觀眾——

几年来，儿童及青年剧社一直是本地活跃的表演艺术团体而几年来，他们也保持以往的老作风，在节目的选择上多以国节目为主。内容是欢乐的；表演依然是以往的比较造作的风。这一切的一切，早在几年前，不少热心的朋友，文艺界评论都曾恳切地提过意见。但一次、两次、三次，提者照提做者照做，没有丝毫的改变，不少朋友灰心了，对剧社的态度表示失望。但是对于错误的做法，错误的路线，我们一定要一提、再提、三提，只要错误继续存在，提意见就有必要基于以上的原则，我们不嫌浅陋，把这次看了“春常在”的几点主要意见提出来。

(一)快板：救人如同救火

这是一个中国的节目，描写生活在新社会的中国人民团结互助的精神，这样的节目，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如果我们无视这个节目产生的社会背景，而简单地把地点改成本地，希望因此而使人相信这是一个本地的节目，这将严重地犯到了不尊重原作，甚至会产生误导的作用。儿童剧社及青年剧社就常有这样的作法。把快板《救人如救火》的情节原封不动，而把地名改成本地的地名，就造成了以下的问题：

(1) 在一个阶级社会中，社会上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矛盾是最主要，最基本的矛盾，但是《救人如同救火》却舍掉老板如何无理强迫工人老郭临时赶到吉隆坡的事件不谈，反

而紧抓老太婆拿错药这一偶然事件而加以发挥，这种忽视社会主要矛盾的作法是我们所不赞同的。

(2) 人物身份混淆不清：

剧中要突出的几位人物，如李秀娥，她的身份是很不明确的，她是小老板还是店员？她又是如何急人之急呢？当时间只剩下十五分钟就到吃药的时间时，她还打电话给在 Bedok 的哥哥。根据我们的常识，从 Bedok 到 Jurong，十五分钟是绝对赶不来的，所以她最后才决定要走，其实已经太迟了，于事无补。

餐馆的另一个工友又是怎样急人之急呢？因为没有人手，人也不救了吗？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呢？

(3) 这种事件的发生，在本地发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为本地一般药水瓶，可吃的常用白色透明瓶子，而一般外用的药水则用深青色或深褐色的瓶子，这是比较难搞错的，除非那老太太是瞎子，但是舞台上的老太婆还不至于这样，所以我们会以为，这是把一件偶然事件拿来大做文章。

(二) 童话剧——小螺丝的幻想

这故事没有年代，也没交代是发生在什么社会里，所以我们只能把它的内容和本地的现实作一比较。

故事是发生在一印刷厂，那么我们只能假设剧中的“螺丝及螺丝帽是代表两个工人，让我们来比较一下，我们的工人是这么个样子的吗？

(1) 劳动人民是勤劳、讲求实际的，他们总不会想像有一个地方不必劳动就可以过美好的生活，这种思想其实和资产阶级剥削别人劳动成果的想法没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所以演出者把这种资产阶级的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的意识强加在工人身上，对劳动人民是一个很大的侮辱，我们要大声抗议，我们的工人绝不是这样的！

(2) 在私有制的社会里，老板为了榨取更多的利润，不择手段，降低成本，所以工厂的卫生设备非常差，工作条件极恶劣，再加上工资低，工人被迫加班，久而久之，工人的身体被繁重的工作损坏得非常厉害，工人生病、工伤事件是常有事情。但是、老板却常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工伤事件说是人疏忽造成的，工人生病又诬赖工人偷懒，假病，不但不给假，甚至不给于适当的治疗。小螺丝的幻想中，我们就看到作者如何地去歪曲工人的形象。剧中以小螺丝为了偷懒，不逃工，而且装病，嫌工作场所热等等，这难道不是和老板一鼻孔出气，这是站在什么的立场来讲话呢？这样的东西是为谁写的呢？

(3) 剧中通过老铁棒和蜜蜂告诉小螺丝「世界上並沒有必付出代价就可以得到的东西，要生活得更好，只有靠自己一双劳动的手去辛勤创造……回到集体里去吧！那儿才是幸福的源泉！」

乍看之下，我们不能发现有什么毛病，但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将发现这句话包含了很错误的思想意识。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老铁棒口中的集体该是指工厂吧！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下难道我们的工人在大老板工厂中辛勤工作就能得幸福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多少劳动人民辛勤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却被垄断资本家所占有。相信剧社的朋友也会看到这一客观事实，所以我们希望剧社朋友重视这一问题。

以上是整个晚会中误导性最大的两个节目，看了“春常在”，我不禁又回忆起剧社朋友历年来的表现，这里简要的也提点意见，如有错误或不妥，请朋友们多多批评。

在内容上：

(一) 节目多以外国（尤其是中国和北朝鲜）为主，歌颂新生活，歌颂新社会的好人好事，描写新社会大丰收等等欢乐的景

象，相反地，对于本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却是不去接触，不去描绘，试想这样的节目太多了，对我们的观众会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吗？

(二)逃避现实，不敢面对社会上的主要矛盾，而把一些生活中的小事件、小矛盾，特意地加以扩大，制造缺乏典型意义的冲突，这类节目多出现在儿童节目中。难道写儿童节目就不能反映真实生活吗？难道剧社的朋友看不到童工、报童等等的生活？那么多的现实的儿童题材，剧社朋友难道没有兴趣，而所演的却是《她有资格当演员了》《自动小火车》《要为大家想得更多》《进攻弱点》《一件有益的事》《集体生活好》《小苍蝇是怎样变成大象的》……这些节目那一些能真正反映我们儿童的生活呢？

在形式上、方法上：

(一)把外国的节目改头换面，通过布景、服装、台词，把本是外国节目中的故事，说成是本地发生的故事，把本地节目又加上外国的色彩，完全忽略了节目内容和节目的时间和地点的统一性。这种从外部割裂节目的作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例如快板《救人如同救火》，1973年“百燕迎春”童声表演唱中演唱的小朋友穿着本地少见的服装，打着红领巾，唱着本地的《文艺小尖兵》《文艺小先锋》等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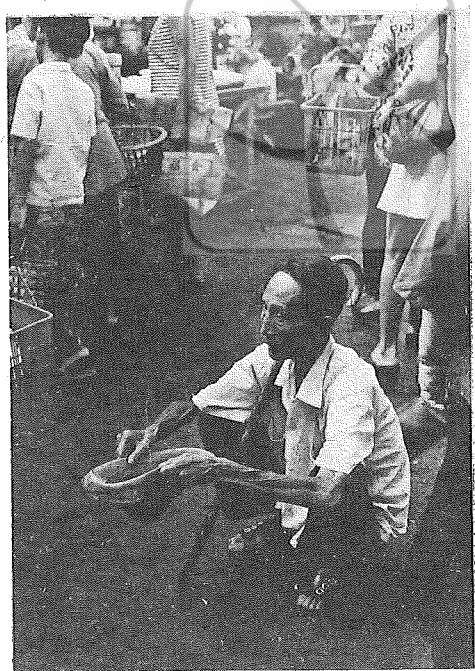
(二)穿凿附会，把一些本来没有联系的歌曲，硬硬的连串起来，或者编上一个故事，这种不顾歌曲的背景与内容而牵强附会的方法是应该反对的。如：“百燕迎春”中女声表演唱《山歌》《塞外村女》《姐妹之歌》《月光光》等。

总而言之，剧社的朋友有很好的技术条件，很可观的人力，搞创作该是没有问题，但我们却看到他们宁愿把精力花在改编外地节目的工作上，对于搞反映本地劳动人民生活的创作，却不尽力，这该不只是一个方法上的偏差，应该联系思想路线

去找这种偏差的根源。

除了以上的意见，在看了几次剧社的演出后，有了这么一种疑问，似乎有三四次剧社演出的节目，很“巧合”地配合某些社会名流的论调，在客观上产生一种很不良的后果。如“巴督山的传说”，有人已经指出了。有人在高喊敬业乐业时，《小螺丝的幻想》上演了。还有当有人在鼓励美化环境，鼓励绿化时，很巧地，“美化校园，拔除毒草，种花植木”的口号也在剧社的节目中出现，这些“巧合”不是发人深思的吗？

以上是个人看了几年剧社的演出的几点意见，如有错误或不真实的地方，敬请剧社朋友们多多批评、指正。



《被遗忘的人》

• 賀民 •

這張臉譜

——符肇流——

这一张脸谱
是最现代化的脸谱
七情六慾
演来维妙维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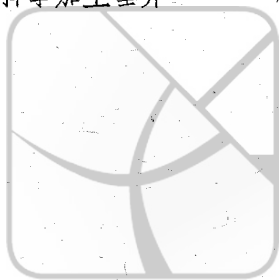
这一张脸谱
平时道貌岸然
满口仁义道德
俨然似圣人
其实骨子里骯脏透顶

这一张脸谱
是慈善家也是强盗
最会猫哭老鼠假慈悲
最会激昂慷慨，看风驶舵
狐狸小丑一般模样

这一张脸谱
有演戏的才华
呼风唤雨，兴波作浪
彷彿是救世主降临
也好像天之骄子

这一张脸谱
装虎像虎
装猴像猴
装什么像什么
祇是装不像一个人

这一张脸谱
有些人盲目信服
但更多清醒的人
对它挥拳加上唾弃



第一閃星光

——朱明——

「金姐，我的头很晕！」

阿真放下手中的喇叭裤，转过头向她旁边的阿金说道，那劳动过度的双眼，没有半点神采，她一手支着沉重的头，一手不停地在太阳穴揉着，鼻尖上已泌出了汗珠。

金姐正在钉着钮扣，她一侧脸，连忙站起身从裤袋里摸了一瓶「风油」，手指沾了一点油，在阿真的太阳穴擦着。

「哎！头很烧呢，很晕吗？」金姐吃惊地问。

「唔！」

「岂有此理！整天赶工，现在可赶出病来了！」金姐愤恨的眼光往后面扫去，只见脸色苍白的姐妹手脚不停地劳动，赶得非常疲劳、紧张。

「喂！工不做，坐在那里『吃蛇』啊？」那被工友称为「纸老虎」的老板从店外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拉破喉咙地嚷道，姐妹们都抬起头来。

「阿真头晕！」金姐分辨道。

「头晕？风油搽一下不是好囉！」

「那你头晕怎么跑去看医生？」金姐反唇相讥。

「你……」

「金姐，不要跟她吵了，我已经好了。」阿真瞪了「纸老虎」一眼，拿起了那件喇叭裤，继续车着。

「哼！」「纸老虎」得意地，又扭着那身肥肉出去了。

「阿真，你不要车了，头晕了怎么能再做呢！来，我帮你车。」说着，伸手就要拿阿真的裤。

「不用了，你的钮扣还没钉呢，我这件再车一点就好了。」

「阿真拉着裤不放。」

「唉！那这瓶风油你拿着。」金姐无奈地走回自己的岗位

×

×

×

小蔡收拾完衣服，看见金姐还埋着头车着便走了过去问道：「金姐，好了没有？她们已经走了。」

「要好了。」

「金姐，阿真已经三天没上工了，你看『纸老虎』会怎样吗？」小蔡担心地问。

「她敢怎样？病了要怎样做工？哎！好了！」金姐站了起来，把那件衣服检查一番，然后摺好。

「走吧。」小蔡一转身，刚好看见「纸老虎」从外面走了进来。

「喂！阿金，我昨天吩咐你通知阿真上工，怎么她今天没来？」她一进来就嚷道。

「我不是对你讲阿真病了？病了要怎样上工？」

「好，你叫她不用来了，这是她几天的工钱！」

「什么？你开除她？她又不是故意不来。」金姐生气地分辩道。

「生病？我看她是假死。我不请她就是了，这些钱你拿给她！」

「你不能开除她！这些钱我们不收。」

「不收那更好，我省几个钱！」说着，「纸老虎」便走开了。

「金姐，这怎么办？」小蔡焦急地道。

「我们不能让她开除阿真！」金姐接着道：「我看我们回去找他们商量一下。」

她们两忧虑地走了出去。

(一)

房间里苍黄的电灯，竭力的发出光，那窄小的房子里挤得水泄不通，大家抑制住那澎湃的心情，全神贯注地听那被伙伴们的热火包围着的金姐，激动地讲着。

「……阿真被开除的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阿真不过生病三天没上工，老板竟然无理地把她开除，真是岂有此理！再说阿真的病也是赶工熬出来的，从早上八点赶到晚上九点多，铁铸的机器都得休息，何况人是肉做的！赚到的补水连买药都不够，不为工人的利益着想，反而说阿真假死，破坏生产，这是什么道理？这样下去我们的生活还有保障？一个人生病，是有权休息，是应该休息的，我们绝不能眼睁睁的看老板无理地开除阿真。阿真的事就是大家的事，我们姐妹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如果我们让老板无理开除阿真，那以后我们也会遭遇到同样命运的。因此，针对阿真被无理开除这件事，我们大家要老板给于合理的解决。否则，我们大家就抵制她！姐妹们，你们有什么意见吗？」金姐的话停了下来，亲切的眼光期待着伙伴们的答覆。

「我同意金姐的意见，不然她以为我们是好欺的！」小蔡在伙伴中，声音数她最响亮。

「什么叫抵制啊？」年纪最小的阿妹，扯着身边玉清的衣角，不解地低声问道。

「抵制就是我们采取一种方法，抵抗老板的压力。」玉清想了一想道。

「那我们采取什么方法？」阿妹又问道。

「我们将以不上工的行动，直到老板接受我们合理的要求。」金姐坚决地道。

「那么我们不是没工做了？我们的生活怎么办？」阿妹焦急的问道。

大家的眼光望向金姐，心中都有同感。

金姐分析道：「这个问题我想过了，我想我们为数不多，我们可以找一两架衣车，向人家收衣服来做，工友们都会支持我们，我想我们不应该畏缩，把这次抵制搞起来。」

「对！过去我们实在太会忍、太懦弱了，我们应该齐心协力给他们一次教训。像上次，我也是在『现代』洋服店做了两个星期，工资是算月的，那时老板刚好有一个表亲要做，因此他便踢我出来，半个子儿也没给！你们说气人不气人？」「金铃」洋服店的女工月花愤愤地道。

「那不是跟他白做，你为什么不跟他拿？」阿妹不明究竟地问。

「谁说我没跟他拿？每次我向他拿，他总是推三推四，说什么手头紧啦一大堆，鬼才相信！到后来我追到厌了，想工钱也不多，就没向他追讨，现在想起来才觉得自己懦弱怕事。阿真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事实了，以前我们让她，她现在反而得寸进尺，以为我们好吃！所以说这次我们不能够再对她让步！我们大家应该给她一次痛痛的反击。我们会动员工友们支持这次抵制！」懦弱的月花也站起来了，你看，她说的多有力、多激动。

「月花说得很对，我们现在不能再懦弱怕事了，怕，不是办法。以后的日子，我们不用怕困难，你们看工友们都这样热心的响应、关怀我们，我们还怕什么？」金姐真挚的眼光注视着大家，语气中充满了鼓励。

「『时代』洋服店的工友听到阿真被开除的消息，个个也表示不满，我们也会支持你们的。」『时代』的玉明也说道

「好！好！我们大家都不寂寞，现在我们把工作筹备一下，我们先叫一人去跟「纸老虎」谈判，明天我们就开始不上工，然后一些去联络别个衣店的工友。这次我们不但要给老板一次教训，也要把姐妹们发动、联络起来。」金姐坚定地说道。

「金姐，你去跟老板交涉吧，妳比较会讲。」大家异口同心地说。

「好。那我们就这样决定了。」

「阿真今晚怎么没来？」月花突然问道。

「是呀！玉华姐也没有来呢，金姐今天还特地跑去『益群』通知她呢！」阿妹奇怪地问道。

「阿真放工时又头痛，最惨的是她母亲也病倒，是金姐叫她不用来的，等下我们还要去看她呢！」玉清忧虑地道。

「我要去！」

「我也去！」

「玉华呢？怎么她没来？」金姐问道。

(三)

「玉华姐怎么没来？」大家心中不高兴地嘀咕着。

屹立在马路两旁的商店，有的已经关门，有的却还亮着灯。这虽然是个小市镇，但由于今晚是周末，人群喧嚷的颇拥挤，路旁的瓦斯灯发出濛濛的莹光撑着场面。这时，那间唯一的戏院正至终场，人们像潮水般地涌出戏院，于是这街的一角更加喧嚷了。

小蔡一侧脸，那四面霓光闪闪的戏院广告版上，贴着一张彩色淡米尔片的广告，心里一动，不满地道：「玉华姐準又是和大宏去看那种无聊的淡米尔片了。」

金姐听了也有同感，玉华是时常看淡米尔片的。她目光往人群一扫，却未见玉华的影子。

「她準是躲着我们！」小蔡一口咬定。

「小蔡，还是看到了才说吧，可能她今晚有事绊住呢！」金姐说道。

虽然金姐这样解释，小蔡还是忿忿的道：「有事？也不是只她一个有事，别人能抽出时间来，她为什么不能？况且今晚上的集合是大家的事嘛！」

玉清这时在后面赶了上来，三辆脚车于是排成一线，她插咀道：「玉华姐近来的确变了很多，自从她与宏的关系公开以后，就有点自私自利，整天做些无聊的事儿。我们以为她的认识比我们高，也就不敢批评她。那天小蔡耐不住气批评她搞小圈子，反而给她搬一大套理论压过去，我们明知道她说的是歪理，但却说不过她。金姐，我看你抽出些时间劝劝她吧。」

这时，她们转入了一条通往乡村的大路，这条路没有路灯设备，四周黑沉沉的透着寒意，三道灯光显得格外明亮。

「玉华真的是这样吗？」金姐怔怔地想着。

「噢！那不是阿真吗？」小蔡叫了起来。

在脚车灯照射处，只见路旁的水龙头旁，一个瘦小的身子，竭力地搬着一桶水。

「阿真！」金姐惊喜的喊着。

脚车灯熄灭了，在黑暗中阿真那圆圆的脸上，眼睛睁的大大地，措愕地望着她们三个，半晌叫道：「金姐！你们怎么会来这里？这样夜了！」

金姐握住阿真那湿漉漉的双手，仔细一瞧，原来阿真的裤也湿透了！她关怀的道：「我们才要去看你呢。阿真，这样夜了你还载水？你的病还没好呢！」

阿真神色一暗，道：「没办法呀。本来这水是我母亲载的，可是她老人家病了，便没人载了。我今天又上工，刚才忙了一会才有时间来载。」阿真抽出被金姐握住的手，俯下身子，

把另一桶水提了起来，又焦急问道：「金姐，今天大家谈得怎样了？」

「效果很好，大家都热烈响应呢！你不用担心。来，我帮你！」金姐兴奋地道，同心协力用一支铁枝把那一大桶水插在脚车架上。

「真的？那太好了！我们一定坚持到底！」阿真高兴地道。

「一定！『纸老虎』答应我们的要求就罢，否则，哼，有她瞧的。」金姐坚定地说道，眸子里闪耀着诱人的光芒。

「阿真，你真大胆，这样夜了一个人还敢出来，我黑夜里一个不敢出门呢！」玉清佩服地道。

「这也没什么，多练胆就大了！」

「阿真，你妈睡了没有？我们这样去不会打扰她老人家吧？」

「不会的，她还没睡。」

「那我们走吧，已经很夜了！」

在黑漆漆的胶林里，无力地闪耀着一点黯淡的灯光，阿真他们推着脚车，走到了那像被黑夜吞噬的破屋前。

「妈，姐姐回来了！」随着那嫩稚的声音，一个黑影闪出了门外。

「噢！还有金姐！妈！金姐也来了！」黑暗中，但见一个圆圆的脸庞，堆满了欢愉。

「阿梅，你还没睡？你过来，这两位是你姐姐的工友，她们是来看你母亲的。」金姐笑着说。

「我在等姐姐呢！」

「你真乖！」

这当儿，一个倏佝的身子，虚弱的倚靠在门边，喘气着道：「阿金，这样夜了……你还来！」

金姐连忙走上前，扶着阿真妈，关怀地道：「阿婶，你回床躺去吧，看您喘得这样厉害！」说着，扶着阿真妈那虚弱的身子，就她回房去。

「不，我坐会儿。」阿英妈说着，在一张靠壁的椅子坐下

。「阿婶，您应该去看个医生，病得这样重了。」玉清趋上前，担忧地道。

阿真妈那枯乾苍黄的脸上，挤出了一个苦笑：「没有用的。我这哮喘病已经十多年了，以前怀阿真的时候，吃都成问题，那里还顾得补身？就这样身体太弱，产后就犯上这个病了。以前没钱医，现在就算有钱也医不好了。」阿真妈叹了一口气，又道，「穷人家真是病不得，现在我不能去割胶，阿真又被老板踢了出来，以后的日子不知怎么过！」

「大婶，您别伤心，阿真身边还有我们呢！阿真被老板开除的那件事，我们已经决定要跟老板周旋到底，她不答应我们绝不干休。」

「阿金，你们太好了。阿真还不懂事，你们可要好好的教她。」阿真妈一阵激动，呼吸又急促起来：「咳……咳……很晚了，你们女儿家也该回去了，近来这里不太平，你们敢回去吗？我看叫阿真送你们吧！」

「不用了，大婶，阿真忙了整天也该休息了，我们锻鍊锻鍊！」小蔡拍拍胸膛道。

是的，以后走暗路的日子长着呢，应该锻鍊锻鍊！

(四)

已经是早上八点多钟了，市面上热闹起来，在三叉路口旁的「现代」洋服店旁，小贩已经摊开了摊子，做了好久的生意了，这里买的炒饭即好吃又经济，人们常在这里解决早餐。几

位工人模样的叔叔，正擦着油腻腻的咀吧，起身上工去了。一切如平常一样，但你如果是这里的熟客，就会发现「现代」洋服店那冷冷清清的场面。不是吗？以前这时候缝衣车已经「的咯嗒」的响个不停了。

莫非出了啥事？每个人心里这样想着。

在「现代」洋服店前挡着灼热的阳光的竹簾后面，只见四五架缝衣车静静的躺着，那被工友称为「纸老虎」的「现代」老板，正板着一副棺材脸，手叉着腰，口里不断地骂着：「这些臭婊子，死到这时还不来，老娘不给你厉害看看就是怕了你！」

说着，「克吐」的一声，一口痰顺口而出，一屁股往椅子上坐了下去。

正在这当儿，门外人影一闪，只见金姐和玉清神色自若的走了进来。

「好哇！你们死去那儿？不会放工时才来？」「纸老虎」一见哇哇大叫，刚坐下去的屁股马上像被人扎了一针似的跳了起来，肥胖的双手叉着腰，口沫横飞，气得胀紫了老脸，真不愧人称老虎母。母夜叉这时如果再世，真会吃惊在这里见到了她的同道。

「你别大小声好不好？我们可不是来给你骂的，告诉你，我们是来跟你谈判的，要你答应我们的要求，否则，我们不开工！」金姐毫不示弱。

「不开工？谈判？你们敢！」「纸老虎」吃了一惊。

「为什么不敢？你听着，我们不準你无理开除阿真。她赶工赶出病来你们不管，反而要开除她，这是什么道理？」金姐说得有条不紊，理直气壮。

「好呀！我还没跟你们算大条账，你却跟我算起账来了，嘿嘿！你再说一遍！」「纸老虎」手叉着腰，嘿嘿冷笑着道。

「我们不准你开除阿真！」金姐提高了声音，毫不畏惧。

「笑话！你们胃口倒很大呀！嘿！」又是一声冷笑。

「什么胃口大？这是我们合理的要求！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
「答应什么？阿真那臭婊子分明是偷懒，想跟我捣蛋，还说生病，你们以为我瞎了眼？」「纸老虎」狡猾的道。

「你别闭口婊子，开口婊子地侮辱人！谁是婊子了？你这

样乱骂人，你的人格何在？」金姐气愤地驳道。

「你、你、……」「纸老虎」气得老脸胀红。

「你到底答不答应？」金姐紧紧相迫。

「作你的春秋大梦！你不做可以滚！我高兴工人可以请一大箩，不高兴就可以踢人！要跟我作对，嘿嘿！」

「那好！你走着瞧。阿清，我们走！」金姐向玉清一挥手大步地走出去。

「喂！喂！你们……」「纸老虎」追了出去，但金姐她们两头也不回地走了。

「纸老虎」呆住了，她想不到她们这样顽强。但过后咀边又浮起一丝冷笑：「哼！你也走着瞧！」

(五)

「现代」洋服店停工的消息，像一声被严寒压制了许久的春雷，在这大地爆开了。这虽然是个规模小小的抵制，但在这里却是破天荒第一遭，对于这里的工友，是那么的新奇，那么的振奋人心。人家常常说这种小地方没有剥削，这个抵制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了。

已经是黄昏时分了，残阳的斜晖，在这小市镇抹上一层嫣红。虽然白天已将尽头，但这小市镇却更加喧闹。放工的工友三五成群；的士、巴士车来来往往，赶时间的赶时间，收工的

急于回家去，整个交通更加的忙乱了。

月花和两个女工，手里提着一大包东西，从「金铃」洋服店里走了出来，不时互相娓娓的谈着，神情异常兴奋。

「阿花，老板好像知道我们支持金姐她们的抵制呢，她这几天脸黑黑的。」其中一位女工突然不安地说道。

「管她知道！他们老板都是一鼻孔出气的！」

「可是……」

「美玉，你别担心，他们知道了又敢怎样？这是我们自个儿的事，我们有我们的自由，他不能干涉的。这次金姐她们做得很好，我们应该支持，利用这个机会把工友们团结得更紧，那以后老板更不敢怎样了。」月花满怀信心的道。

「是呀！只要我们走的路是对的，还怕没有伙伴？今天早「时代」的玉明不是送来了一笔捐款，叫阿花转交给金姐吗？数目有三十多元呢。他们「时代」的工友才五六位，那会筹得这样多？一定是其他工友也支持金姐她们的抵制呢。」旁边的另一位工友也高兴地插咀道。

「说起来真叫人兴奋呢，我真想不到工友们的反应这样热烈，你们瞧！」月花说着，提起了手中那一大包东西：「这一大包衣服是『摩登』洋服店的工友交给我转交给金姐的，他们不但筹了款，还替金姐他们收了一大包衣服呢！起先我真有些顾虑，现在心里不知有多感动。」

「有一些工友还说要帮忙把消息传到工友之间去，搞联络。过去我们工友们都有一些联络，每个都相处得很好，大家的认识也慢慢的提高了，再搞加强联络工作，在一个多月内『现代』一定找不到熟工。」那位工友满怀信心。

「对了，玉华姐她们那边怎么还没有消息？」美玉突然问。

「除了裁缝班外，我们这里的几间洋服店，只有玉华姐她

们的那间『益群』还没有反应，我真怀疑玉华姐到底有没有去筹款？」月花道。

「玉华姐近来表现最差，越来越是散漫。人家反应那么热烈，她却慢吞吞的极冷淡。」那位工友不满地道。

「玉华姐近来的确不知怎么搞地，我们以后应该多关心她，我看金姐那边我们慢点儿去，我们先去找玉华姐了解一下吧。」月花想了想道。

「好吧。」

于是，本来是走朝向金姐家的路，现在又折回头来了。

「我们去『益群』找她吧，她每次都送回的，现在才放工不久。」

拐了一个弯，冲破那拥挤的人潮，她们来到了「益群」洋服店，果然见到玉华正在收拾衣服，打算离去。

「玉华姐！」月花喊道。

「噢！阿花。」玉华抬起头应道，咀边咧开了一朵微笑，但可以看出，她笑得很勉强。

「还没回啊？玉华姐。」

「正打算回呢。噢，对了，阿花，我这几天忙，这里筹款的事，我还没办好，我看改天才交给你吧。」玉华好像知道月花的来意，赶紧解释道。

「我本来想跟你拿的，即然还没好，那只有改天了。现在有多少了？」月花顺口问道。

「这……只有几块钱罢了。」

「那好，我们改天见，玉华姐，希望你能快一点，金姐他们经济不好，等钱用呢！」我们走了。」说着，月花她们拉了脚车，走了。

在路上。

「玉华姐到底忙什么？筹款嘛，工友之间问一问就行了，

干吗也没工夫？」美玉不解地问。

「我也不知道。不过，从姐妹们的口中，知道玉华姐思想上出了岔子。我看她对金姐他们的事，不大同意，表现得很冷淡，只是她又不敢讲什么。」月花忧虑地道。

「是呀，刚才我看她的样子有点心虚，她以前对人蛮热情的，我初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她对我很关心呢，时常为我分析了许多问题。」那位工友说道。

「那天金姐他们集合的时候她没有去，原来那晚她在一位朋友家里做生日呢，花了好多钱，这种有钱阶级的玩意，她怎么也……」

「阿花！」突然有人喊道。

「金姐！」

「我正找你呢，我刚去了『金铃』，却碰不着你！」

「我们也正找你，不想在这里碰到，真巧！」

「对了，事情办得怎样了？」

「差不多了，工友们的反应很热烈呢！捐款现在大概有百多元，你那边也收到一些吧？加起来也相当可观呢。你看，还有这个——」月花扬了扬手中的那袋衣服，接着说：「『摩登』洋服店的工友叫我转交给你们的，是一袋衣服！」

「她们真是热情啊！」金姐感动地抱着那袋衣服。

「金姐，刚才我们在谈及玉华姐，她们那边的款还没筹好呢！」

「还没好？已经四五天了嘛！」金姐惊奇的道。

「是的。金姐，我看玉华姐对咱们的这件事显得很冷呢！」

金姐沉思不语。

「金姐，上次你说要找她，有没有跟她谈过？」美玉又问道。

「谈是谈过了，可是她对我期期艾艾，一直挪开话题不谈她的事，对我们抵制的事当时她也没什么异议。不过，我看得出她变很多了。」金姐沉重地道。

「那怎么办？」美玉担心地问。

「我看我们以后多关心她吧，她虽然是工人，但她家庭背景相当富裕，环境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不会很强烈的感觉到底层人们的困苦，而她又很不认真，不时常要求自己，动摇是必然的事。我看她的事我们且搁下，我们现在去找工友吧。你们吃了没有？」金姐说着，神色又慢慢开朗。

「还没有。等下去工友们的家吃吧，反正大家都熟。」

「那也好，我们走吧。」

(六)

烈日的火焰在燃烧着，整个市镇像一只被烤熟的鸭子，闪着油光，蒸发着腾腾热气。

金姐一手提着一大包衣服，脚步急促的走着，汗衫湿透了紧贴着背面，鼻上泌出了汗珠，不时用手去擦着。

走到了她那间小锌板屋，就听见了一阵「的的嗒嗒」的缝衣车工作的声音。踏进了门槛，热浪四面八方逼了过来，隐隐约约的房子里传来阿妹与小蔡的声音。

「……好不容易熬过了三个星期了，起先我实在有点怕，后来经过了你们的不断鼓励，才慢慢的定下心来。金姐她那张咀好利害，我妈本来一脑袋自私自利，给金姐一番话，现在变得多了，那天还问起我们抵制的事呢，我真奇怪，金姐小学还没毕业，怎么懂得那样多道理？」是阿妹的声音。

「说真的，我也真佩服她呢！」是小蔡的声音。

「好啦，好啦。我可要浮了，当心我割掉你们的舌头！」金姐揭开了门帘，笑骂着道。

「金姐！回来啦！」阿妹惊喜地喊了起来。

小房间里头强硬地多挤了两架缝衣车，把原来就狭窄的房间，挤得更紧了。花花绿绿的碎布，堆满了地上。

「好了没有？」金姐从那袋衣服里抽出二包饭，道：「吃吧，晌午了。」

「好的。金姐，衣服有多少？」小蔡口里应着，问道。

「六件，工友们帮忙收的。哎！提起他们我心头又一阵激动，刚才我去『金铃』洋服店，虽然他们的老板直瞪眼，他们却不管这些，对我嘘寒问暖的真是关心，她们还问起你们呢。」

「金姐感动地道。

「我看我们再坚持一两个星期就会胜利了，「现代」洋服店真是狼狈得门可罗雀，只有那『老虎母』一个拼命的赶。这下子我看她的肥肉准『缩水』！」小蔡说完，房间里爆出了一阵笑声。

「金姐，阿真和玉清刚才来过又回去了。玉清来拿衣服，她说一人做工真寂寞呢，阿真说她还要养猪，他们俩都很开朗，满怀信心。」

「那就好了。阿真她母亲身体很虚弱，整个家的担子差不多落在阿真她身上。她家很忙，我们帮她多车几件吧。」

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金姐她们迷惘的对看了一眼，站起了身子。只见玉明神色惶急的冲了进来。

「什么事？」三个同声问道。

玉明跑得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道：「『现代』今早来了三个女工，开工了！」

「什么？怎么会呢？」金姐大惊失色，小蔡、阿妹也被这突来的消息惊呆了。

「是真的。我们『时代』在『现代』对面，是我们看见的

。说来真气人，金姐，你猜这是谁在搞鬼？」

「是谁？」

「是玉华姐！」

「什么？是她？」三个异惊喊出口，金姐趋上前，摇撼着玉明的手，抖声问道：「是真的，玉明！」

「是的，金姐。」玉明被她弄得不知所措。

金姐失望地坐在床边，好半晌口里才喃喃道：「怎会是她？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本来我也是不知道的，刚才休息时忍不住跑过去问她们，才知道是玉华姐介绍她们来做的，她们才从裁缝院里毕业不久，听说玉华姐还去那边收衣服做呢，我当时真不敢相信，玉华姐又不是不知道抵制的事，怎么能够这样做！」玉明伤心地道。

「金姐，不要难过了，我们应该把悲愤化为力量，想办法才是。」小蔡趋上前安慰道。

「我会的。这件事也是我们联络不好的结果。玉明，你知道那三位工友住在那儿吗？我们应找她们谈去。」金姐说着，心情平静了许多。

「其中一个我认识，另两个我没见过。」

「那好，事不宜迟，今晚你放工后，就找那位工友谈去，大家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想她们也会支持我们，我就找玉华谈谈，我们对她的了解，实在太少了。」

(七)

放工了。

玉明跑过去对面的「现代」，不想那三位工友却先跑了，她急不及待地连饭也没吃就跑出去找那位工友，她的名字叫阿娇。

这里的住屋都是破破烂烂的，四周的污浊沟水，散发出难闻的臭味。

玉明这里不时常来，她虽知道阿娇住在这儿，却抓不准她家是哪间，她打听了一下，便来到一间生锈的锌板屋前，探首向里边一望，黑漆漆的好像没有人。

「里边有人吗？」她喊道。

「谁呀？」

随着声音，里面走出了一位妇人，看样子是在做饭，双手湿漉漉的，脸上堆满了惊讶。

「大婶，阿娇在吗？我是她的工友。」

「找阿娇呀？她还没回来呢。里边坐，里边坐！」那位大婶亲切的招呼着，随手拿了一张椅子。

玉明踏进了门槛，接过了椅子道：「她不是放工了？我等她一会儿吧。」

「哇……」这时厨房突然爆出一声哭声。

「来了，来了。大姑娘，你坐会儿，我去就来。」边说边跑进厨房，玉明随后跟了进去。

「咦！你怎么不坐呀？」

「大婶，你还要煮菜吧？我帮你抱。」

「这怎么可以，你是客人呀！」

「不要紧，反正我闲着嘛！」说着，从大婶手中接过了婴儿。

「那麻烦你了。」大婶不好意思地道，转身走到灶前，把一锅饭提了下来。

「大姑娘，你叫什么名字？」阿娇妈笑着问。

「我叫玉明，大婶。阿娇今天才去做工吧？」

「是的。她是新手，才块多钱一天呢！这间衣店的工资真低呀，别间还比较好呢。」大婶有点不满地道。

「大婶，那间衣店目前被工友抵制呢。」

「是啊？咦，怎么阿娇又跑进去做？」大婶满头雾水。

「大婶，事情是这样的，三个星期前阿娇现在做的那间洋服店的工友抵制抗议老板无理开除一位工友，到现在抵制已延续了三个星期了，不想阿娇和两位工友却跑去做……」

「哎呀！这怎么可以呀！阿娇怎么这样糊涂？」大婶焦急地道。

「大婶，我看阿娇是不明白事情的真相，我就是来劝她离开那衣店的。大婶，你帮我劝劝她吧，她可能不听我的。」

「这个一定，这丫头太不懂事了，我回头一定教训她。大姑娘，你们做得可真好，我只听说这里衣店有人抵制，但却不知道那一间。阿娇这丫头……」大婶抱歉地说道。

「妈！」外面传来了一声呼唤，阿娇回来了。

「咦！玉姐姐！」她叫了起来。

「阿娇！」

「玉姐姐，我……我们不去『现代』洋服店做了！」阿娇突然惭愧地道。

「啊！你知道啦？」玉明惊奇地问。

「刚才『金铃』的月花他们对我说了，我真想不到会这样严重，现在我们已经不做了！」

「这才是啊。你瞧你玉明姐急得坐立不安呢！」

「对不起！玉明姐！」

「阿娇，你明白就好了，不用内疚的。」玉明举起了手腕的表，看了一眼道：「大婶，我该跑了，改天才来吧。」

「玉明，你吃了才跑吧，我煮好了！」大婶亲切地道。

「不必了，谢谢你，回头我还有事呢。」

× × ×
玉明赶到了金姐那小锌板屋前，只见六七辆脚车停放在屋

前，她连忙走了进去。

「玉明来了！」阿妹首先地喊了起来。

「呀！你们都在这里？」

「玉明，你坐。」金姐招呼道。

「你们做得比我还快呢！」玉明望着月花笑着道。

「你也不慢呀！」月花不好意思地。

「金姐，阿娇她母亲挺好，她鼓励我们跟老板抵制呢！」玉明说着，又问道：「对了，玉华姐怎样了？」

「我们刚才吵了起来呢！」金姐苦笑道。

「怎么？她不认错？」

「是的，玉华姐刚才说我们抵制是吃饱没事做！」阿妹愤愤地道。

「呸！她简直不配做我们的姐姐！」玉明骂道，又问：「那她对她去『现代』收衣服作如何解释？」

「她说她需要钱用，近来她一直赶工呢。」金姐又是一个苦笑。

「她需要钱用？」玉明惊异地问道。

「是囉！你还不不懂？她就快和大宏结婚了，需要一笔费用，她现在正为两个人的小圈子奋斗呢！」小蔡嘲笑地道。

「放着正经的事不做，真是岂有此理！」

「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教训吧，玉华的蜕变，最主要的一点还是她的家庭背景较富有。她虽然是个女工，但却有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感情，生活过得舒舒适适，道理虽然懂得一大堆，但又有什么用？你们看，阿娇的母亲跟我们不相识，但她却热心支持我们，那是因为她的母亲和我们一样，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不过，玉华我们还是要尽我们的能力去争取的，有一天她可能会觉悟的。」

「是的，阶级不同的人，是很难走在一块的。」玉明有所

领悟地道。

金姐话题一转，说道：「经过了这次经验，使我们发觉我们的团结工作还是不够，我们应该更深的进入工友之间里去。」

「刚才阿娇她们还说要帮我们联络裁缝店的姐妹，我看，这次抵制老板一定让步！」

「一定！」大家心里有着无穷的信心。

(V)

「现代」洋服店的事件又过了一个星期，在那走过的泥泞路上，大家的心更靠拢了。这天中午，玉明又连跑带跳的冲进金姐那小锌板屋，这次也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但满脸却是兴奋之色。瞧，準是带来了好消息。

「金姐、金姐！」一冲进门她就急不及待的嚷着。

「什么事？这样紧张？」金姐笑着道。

「『纸老虎』低头了！」她叫着，充满了喜悦。

「真的？」金姐、阿妹、小蔡三人不约而同地跳了起来。

「真的！刚才我休息时，『纸老虎』跑来对我说的，她叫我来通知你们，一切依照我们的要求。」

「我们毕竟胜利了！」金姐欣慰地笑了，但可以看出她那眼眶里的泪光。

小蔡更是高兴得难以笔墨形容，她跑上前，抱起了玉明，笑道：「哈！『纸老虎』毕竟是『纸老虎』！」

「呸！去你的！」玉明笑骂道。

「阿真和玉清知道了不知有多高兴。」阿妹眸子里闪耀着喜悦的光芒。

怎么能不高兴呢？一个月左右的斗争胜利了。但路还是很长的，那点点的星火，将会照亮黑暗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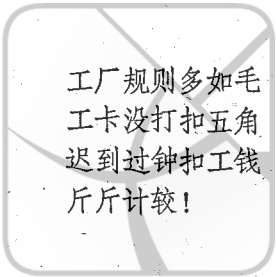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五日脱稿)

(三句半)

一個製衣女工的故事

——集體創作——

工厂间间平地起
外表看来真堂皇
里头黑暗有谁知
请看内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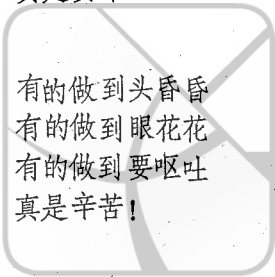
工厂规则多如毛
工卡没打扣五角
迟到过钟扣工钱
斤斤计较！

工友要请半天假
要填表格写理由
表格填错不算数
真麻烦！

问过总管还不够
还要去找人事部
人事主任脸黑黑
没得商量！

上工前，放工后
纸袋手袋仔细查
说是提防偷东西
岂有此理！

工作分得精又细
车边缝领到完成
流水作业不停息
真是要命！



有的做到头昏昏
有的做到眼花花
有的做到要呕吐
真是辛苦！

老板还嫌工作慢
辱骂工人爱偷懒
开口闭口扣工钱
真是野蛮！

有个女工叫阿芳
初进这间制衣厂
为了多赚几个钱
日赶夜赶！

阿芳身世真悲惨
苦里生来苦里长
苦水中泡大了她
苦大仇深！

阿芳六岁死了爹
母亲收人衣服洗
衣服多得如山高
洗到手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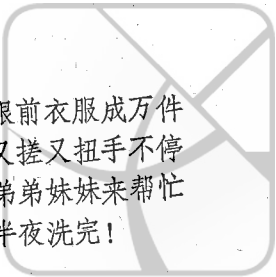
弟妹三人年纪小
家务全靠阿芳理
煮饭打扫样样来
把家当！

穷人孩子早当家
阿芳只念三年书
十二、三岁找工作
早成长！

十六岁进制衣厂
赚来区区一百元
全供弟妹进学堂
真能干！

阿芳妈妈操劳多
营养不良身体弱
病倒床上起不来
怎么办？

阿芳是个好孩子
白天工厂来车衣
晚上回家把衣洗
熬坏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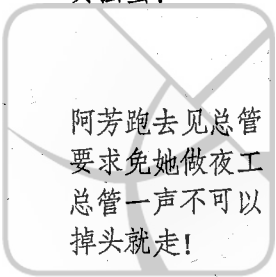
眼前衣服成万件
又搓又扭手不停
弟弟妹妹来帮忙
半夜洗完！

好阿芳啊好阿芳
劳苦人家好儿女
千斤重压头不低
有骨气！

白天车衣眼睛花
晚上洗衣手脚酸
日夜忙碌不停息
不停息！

这样煎熬不能久
牛马也没这么苦
阿芳不是铁身体
怎么应付？

工厂接到新定单
强迫工人要加班
工友辛劳全不管
真强蛮！



阿芳跑去见总管
要求免她做夜工
总管一声不可以
掉头就走！

可怜阿芳肚子空
晚餐没吃赶夜班
咬紧牙根车下去
怒火满胸！

突然头昏眼又花
满天星斗苦难当
阿芳当场倒地上
脸色苍黄！

工友赶忙来扶起
忙擦风油来急救
有人去召救伤车
又急又忙！

大小管工连忙来
工友再也忍不住
异口同声大谴责
理直气壮！

都是老板心肠恶
不顾我们是死活
日夜赶工要人命
造成恶果！

大小管工成哑巴
理屈词穷头低低
个个静静溜出去
威风扫地！

阿芳医院住三天
回家一看大改变
一群工友满屋忙
真热闹！

门窗洗得真干净
东西收拾多整齐
山一样高的衣裳
全洗好！

阿芳住在医院时
工友天天来料理
帮助煮饭又洗衣
处处关心！

阿芳热泪流两行
紧握工友一双手
久久说出一句话：
多谢大家！

一个工友怪阿芳
有事不跟大家谈
有苦有难一人藏
不应当！

一个工友劝阿芳
大家都是受苦人
都是一条藤上瓜
不分你我他！

面对困难不害怕
面对压力头不低
我们工人一条心
奔向光明！

本地文藝書訊

沉淪集

著者：方修

出版：洪炉文化企业公司

方修先生的杂文向以短小精炼见称。这是作者继“长夜集”及“轻尘集”之后的杂文结集。本书保有了前两集有感而发，言之有物的特色，並且具有更浓厚的文学气味。

血 頌

著者：李蕴朗

出版：万里文化企业公司

李蕴朗先生是战前马华文艺优秀作者之一，本书收录他仅存的部分遗作。书中各篇除了提供一系列三十年代马华社会生活的图景之外，作者早期反侵略，追求光明的思想感情，对于读者也有着一定的教育意义。

演出與創作的若干問題

著者：冬琴

出版：而今出版社

28—A, Jln, Ang Siang Kong S'pore 8)

这是作者冬琴近年来对于文艺演出及本地创作探讨文章的结集。作者对一些创作问题及本地的演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賣 藝 人

著者：箏心

出版：而今出版社

这是一本小品文集。

作者箏心，尝试以朴实的笔触，寓意深长的比喻，深情地描绘了下层民众的血泪和笑影。

頭 家 和 估 俚

著者：吴宏声

出版：向阳文化企业公司

本书收集了作者近十年来创作的部份篇章。作者尝试反映此时此地下层人民生活的真实面貌，基本上保持了朴素，浅白近人的文风。

陽 光 普 照

著者：姚鱼

出版：洪炉文化企业公司

地址：104-A, Killiney Road,

Singapore 9.

本书收集短篇小说四篇，诗歌九首。书中大部份的作品，侧重在描写一些卑微的、不幸的人物。作者文笔拙实，刻划入微。书前有方修作序，对于书中不足之处，有所批评。

本社已出版書籍

年青人的問題
我們是一家人(演出脚本)
兩姐妹(短劇)
國際組織・會議・條約
人生百態四集
樹膠花開的時候
國際問題名詞解釋
經濟危機來龍去脈

朱 明等著

新知文化企業 95-D, Lavender St. S'pore 12. 2588739

7-1975 出版

列號：D2.009

新馬出版印刷公司承印

定價：S\$0.70